

新

史記

韓泰倫 主編

從人文角度重新審視歷史的新史書



中國文联出版社

新史记

元

(续)

走來之立

捡来的东西不长久

有些东西由于得来过于容易，拥有者就不去加以珍惜，结果失去得也很迅速，这一来一去之间，仅徒增了旁观者的几多惋惜！

窝阔台去世后，脱列哥太后强行废黜了太子失列门，另立贵由为汗。

贵由登基，深出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于是不勤于政事，终日里沉迷酒色，使政局一片混乱，他自己最后也在一系列的变乱之中惊惧而死！

大事本末

太宗窝阔台生前，曾指定三子阔出（又作曲出）为继承人。但1236年，阔出死于征宋军中。阔出长子失烈门年幼聪慧，为窝阔台所钟爱，加之对其父的感情与怀念，窝阔台将失烈门养于宫中，准备让他做大汗的继承人。

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死于“欢饮极夜”之际，长子贵由尚在西征返回的途中，皇孙失烈门尚幼，皇后之一的乃马真氏脱列哥那按照蒙古人素有的传统主持了朝政。窝阔台长后无子，且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脱列歌那是他五个年长儿子的生母，又是个权欲极强、惯耍权术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她就开始改变窝阔台生前的安排，废黜失烈门，另立新汗。在诸子中，她属意于长子贵由。因此，她一面向各宗王派遣使者，报告窝阔台的死讯，一面筹备新的忽里勒台，为贵由即位做必要的准备。而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她在察合台和一些王公的支持下取得了摄行政事的全权。

窝阔台死后，推举新汗的忽里勒台没有及时召开。原因之一是贵由西征未回，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其二是西征期间，拔都与贵由间曾发生纠纷，感情不合^①。当脱列哥那遣使商议召开忽里勒台时，拔都已得知宗亲贵族的选汗倾向。他不愿拥戴贵由，故借口有病，拒绝出席大会。作为宗族近属中的长者，拔都的态度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的缺席使忽里勒台迟迟无法召开，汗位虚悬达四年之久。这期间，国事皆决于脱列哥那。脱列哥那宠信来自呼罗珊（今伊朗霍腊散省）的女俘虏法迪玛（又作法提玛）和商人奥都剌合蛮，在他们的排斥、打击下，窝阔台时期的老臣镇海、牙剌兀赤被迫逃

到窝阔台次子阔端处，受到后者的保护；契丹人耶律楚材则因国事日非，己志不得行，“愤悒而死”；河中地区的长官马思忽惕伯则投靠了拔都；宗王们也各行其是，趁机向各方签发旨令和牌符，发号施令。

汗位的空缺，局势的混乱，使有势力的宗王再次萌生觊觎之心。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想趁此时机以武力夺取汗位。1243年，斡惕赤斤率军西向，引起了脱列哥那的恐慌，她一面派出急使与斡惕赤斤交涉，一面选将备兵，甚至想西迁以避兵锋。斡惕赤斤听到贵由已回到叶密立（又作出迷里，今新疆额敏）的消息，对自己的行动也很懊悔，遂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斡惕赤斤称兵和林一事，加重了汗位虚悬引起的危机，贵由抵达汗庭后，脱列哥那不等宗王集会，便同她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推举贵由为汗的决定。1246年春，他们向各方派出急使，请诸王和大臣们前来参加忽里勒台。东道和西道诸王以及大臣们前来参加忽里勒台。东道和西道诸王以及大臣们相继起程前来。最先到达的是拖雷的长妻唆鲁禾贴尼（又作唆儿忽黑塔尼、唆鲁和贴尼，即庄圣皇后）及其诸子。拔都因对贵由不满，借口身体不好和脚病，没有赴会。代表术赤系参加大会的是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彻儿、唐兀惕和秃花贴木儿；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拜答儿，孙子不里、哈刺旭烈兀、也孙脱花（又作也孙都哇、也孙不花）等也从各自的封地前来。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及其诸子、斡惕赤斤及其诸子、按只吉带及其它东道诸王也相继到来。同时还有各地区的长官和贵族。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的使者普兰·加尔宾及其使团，他们虽不是与会的成员，却有幸目睹了贵由即位典礼的盛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得自旁观者的记录。

虽然脱列哥那运用她的权力和手段，广施馈赠和小恩小惠，拉

拢和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但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程序还是不能废弃的。经过讨论,宗王们一致同意由窝阔台的一个儿子来接管治理国家的权力。窝阔台次子阔端表示了继承的愿望,理由是他的祖父一度曾提到过他;另有一些人则支持失烈门,认为他成年后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适当人选。讨论中,人们认为阔端身体不好,失烈门尚未成年,而贵由是长子,有处理祸福危难的经验,又素以英武、严峻、刚毅和善驭下属知名,是个合适的人选,其母脱列哥那也属意于他,唆鲁禾帖尼及多数大臣也同意这一选择。贵由本人则照例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一番,然后就正式做出决定。

贵由的即位典礼于1246年8月24日在月儿怯火土(哈喇和林西)举行。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参加典礼的长官和呈送贡品的使臣就有四千多人。为他们准备的帷幕有二千多座,大帐周围已无可停驻之地,广阔的原野也变得狭窄了,人的食物和饮料供应都很紧张,马匹的饮料更为缺乏。但典礼仍进行得有条不紊。人们照例摘掉帽子,放松腰带,举行萨满教仪式,然后由斡儿答和也速蒙哥分别拉着贵由的手,把他扶上汗位。接着是敬酒,跪拜大汗和出门拜日。最后就是连续数日的宴饮和庆祝,并把各方呈来的贡品和礼物、府库的金银珠宝等赏赐给诸王和大臣。主持赏赐的是唆鲁禾帖尼,她以自己的才智、持重和无可责难的言行在这次忽里勒台上享有最大的威望。

庆祝活动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首先是审理斡惕赤斤兵进和林之事。因为它事关重大,不能由异姓审理,贵由把这案件交给了斡儿答和蒙哥。他们查清问题后,按照札撒处死了斡惕赤斤。

不久,察合台去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图和察合台的安排应由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又作抹土干、蔑惕干、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剌旭烈兀接管封地治理权。也速蒙哥也无异议。但做为蒙古大汗,贵

由对此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关系友好亲密，于是便以“有子怎能让孙子当继承人”为理由，剥夺了哈刺旭烈兀的继承权，让也速蒙哥做了察合台封地最高领主。

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执政期间，“诸王各自为政，贵人们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②。贵由下令对这一违反札撒的行为进行整顿，收回了他们所发出的牌子和旨令，放在他们面前。只有唆鲁禾贴尼和她的儿子们可以感到满意和自豪，因为他们任何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札撒的事。大汗贵由表扬了他们，把他们当做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他又确认：“一如合罕（指窝阔台）即位时维护其父之札撒，不许丝毫改动其律文，因此同样地，己父之札撒和律文也不应任意损益增删。”^③并降旨说：“凡盖有合罕玺印的诏书，不必向他奏告就可签署通过。”^④

脱列哥那的宠臣法迪玛依仗摄政皇后的威势，姿意妄为，陷害大臣，激起了宗王、贵族、大臣的普遍不满。贵由即位后，重新起用老臣镇海、牙刺瓦赤等，处死了脱列哥那派往汉地的奥都剌合蛮。同时，由于有人告发法迪玛蛊害阔端，致使他病势愈发沉重；阔端也遣使汗庭，要求一旦他遭到不测，请大汗为他报仇。不久，传来了阔端的死讯。在镇海的协助下，贵由决定处死法迪玛。脱列哥那极力保护，贵由的态度也十分坚决。最后，法迪玛被以严酷的刑罚处死。

朝中的事务安排就绪后，他分别向汉地、伊朗、河中（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锡尔河中间的地区）等处派出将领和军队，也派出治理汉地的长官。

第二年（1247），贵由借口叶密立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利，从漠北起程，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西进。人们猜测，这是因为拔都拒绝拥

戴他，他心怀不满，西进的目的是讨伐拔都。唆鲁禾帖尼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向拔都处派出急使，提醒他早做准备。于是拔都也整军，东进相迎。1248年春，贵由行至距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之地，病逝。

史载贵由凶悍、残暴，拒听臣下建议；崇奉基督教，压抑穆斯林；而在挥霍和滥赏方面又超过了他的父亲。他虽然处死了脱列哥那的宠臣和妄图夺取汗位的逆臣，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脱列哥那执政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加之他的即位，引起了阔端、失烈门的不满；擅自改变察合台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导致了哈喇旭烈兀与也速蒙哥的矛盾；甚至其它左翼诸王也心生疑忌；西征拔都，使术赤、窝阔台两系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都加剧了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也预示着蒙古国汗位继承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出现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

【注释】

①拔都是长子，西征军的统帅。在西征期间的一次诸王宴会上，他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先饮几杯酒，引起了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的不满。他们在说了拔都很多坏话后离席而去。事后，拔都遣使将此事告至窝阔台处，窝阔台扩充了贵由，由此二人有隙。

②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贵由登上汗位》。

④《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军的儿子贵由汗纪》第二部分《记贵由登临汗位》。

术赤之立

“他是所有星星都向他眨眼的月亮”

到贵由汗死后，黄金家族推举大汗的机制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汗位的继承人既不是先汗的遗命可以一言九鼎地解决，也不能通过纯粹的选贤任能的原则推选出来。它必须由各家族之间依据实力对比的原则，推选出一个各方都满意的人选。

术赤家族与窝阔台家族形同水火，而拖雷家族由于庄圣皇后的积极作为，与这两个家族的关系都不错，因而只有从拖雷家族选出的人才能获得各方的属意，蒙哥于是脱颖而出，顺利地登上王位！

大事本末

1248年春，贵由死于西征途中，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贵由的封地叶密立，向各方派出使臣通报贵由的死讯。拔都遂停止东进，驻兵于东距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周之程的阿剌豁马黑（《元史·宪宗纪》作阿剌脱忽刺）之地。他向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要求她遵从惯例，与其大臣们共同接管朝政，处理国家庶务。唆鲁和帖尼也派出了劝慰和哀悼的信使，并按习惯做法给她一些衣服和一顶顾姑^①。接着，拔都以宗室近支长者的身份向诸王派出急使，请他们到自己的驻地聚会，商讨大汗继承事宜。

围绕着大汗继承权的争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中早已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深深的裂痕。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没有确立，幼子守产的旧俗正在被冲破，选贤任能的原则难以持续长久地推行，先汗的遗命也未被严格遵守。总之，此时的大蒙古国尚没有一项确定无疑的，为宗室贵族、群臣一致认可的统一的选汗标准和原则。这只能意味着围绕汗位继承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术赤的后裔已驻牧于钦察草原和斡罗斯等地，拔都已顺利地接管了术赤的权力，对其封地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他们的封地距蒙古国统治中心较远，分离倾向较强；加上早已存在的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隔阂与怨恨，使他们意识到大汗的宝座同他们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因此已无意于争夺汗位。但他们享有推举大汗的权力，他们就不能不利用这一权力在汗位继承上贯彻自己的意图，施加自己的影响。长期以来，拖雷家族与拔都就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唆

鲁和帖尼又不断表现出对拔都的关切，术赤家族倾向于拖雷家族就是很自然的了。窝阔台次子阔端同拖雷施放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反，阔端与贵由争夺汗位未能如愿，在他们的后裔中便不能不心生芥蒂，窝阔台家族内部也由此出现了裂痕。

贵由即位后，偏袒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夺去了哈刺旭烈兀对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也造成了察合台家族的分裂。

拖雷的遗孀唆鲁和帖尼却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教子有方，维系了本家族的团结，赢得了各宗王的好感，争取到了属下将领、官员和属民的支持和爱戴。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封地的事务和军队，她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和核算措施，不允许属下有任何违反札撒和传统的行为；她不允许属下官员对属民非法征敛，从不趁汗位虚悬之机发放牌符和旨令，却能依靠继承的封地、财产、军队广施恩惠，收买人心；她信奉基督教，却能优礼和照拂伊斯兰教徒，因而她和她的儿子们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当面临又一次汗位争夺时，她的家族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拔都发出邀请后，唆鲁和帖尼遣长子蒙哥率诸弟阿里不哥、岁哥都（唆变哥秃）、木哥（末哥、穆哥）等前往。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后妃们也从哈刺和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贵由儿子们因驻地距拔都营地较近，便抢在诸王之前去会见拔都，但他们只停留一两天，就借口萨满预言不宜久留，不等人员齐集、大会召开，只留下帖木儿那颜为代表，便返回了自己的封地。1249年4月，蒙哥兄弟和东道诸王塔察儿（斡惕赤斤孙）、术赤系诸王和察合台的孙子哈刺旭烈兀等，大将兀良哈台、速你带、也速不花等相继到达，于是开始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协商。

会上，宗王及宗王代表间就汗位谁属问题争论激烈。拔都等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属意蒙哥；斡兀立海迷失、失烈门和察忽、

脑忽的代表们主张从窝阔台的子孙中选择,却不能举出一个一致同意的人选,于是经过几天争吵,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因为拔都是全体宗王们的长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务必遵行的,他所赞同的,宗王们无论如何也不违反^⑥。这样就是把大汗继承人的提名权交给了拔都。

由于拔都与拖雷家族一直存在着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也由于蒙哥本人参加过数次征战,并曾在长子西征中取得过活捉钦察部一个首领八赤蛮的辉煌战绩,特别是这次参加忽里勒台,拔都第二次目睹了他的成熟和才干,于是在继续举行的讨论中,拔都首建推举蒙哥之议。这一提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术赤、拖雷两系宗王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窝阔台系诸王、后妃代表的反对。额勒只带(又作宴只吉歹、按只,他可能是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其它后妃自哈刺和林派去的代表)举出当年与窝阔台立下的誓言来反对拔都,他说:“你们曾全体一致决议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汗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然要接受他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另搞一套呢?”^⑦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也说:“昔日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意欲他属,将置之何地也?”^⑧蒙哥之弟木哥和他的随从札刺亦儿部人忙哥撒儿以脱列哥那破坏太宗遗命予以驳斥,木哥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即脱列哥那)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也?”^⑨忙哥撒儿则指责八剌说:“汝言诚是,然先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也?八都罕(即拔都)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⑩兀良哈台也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⑪于是大家宣誓效忠,共立蒙哥为汗,决定明年(1250)

举行即位典礼。

唆鲁和帖尼开始向诸王派遣使者，分送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忽里勒台。窝阔台和贵由家族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孙子不里拒绝参加典礼，不接受大会决议，他们多次遣使至拔都处，要求在窝阔台的后裔中推举大汗继承人。拔都认为决议是在宗王们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如果擅自更改，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况且主持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家，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及的事；而立蒙哥为汗，也是充分考虑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的。因此，坚持已经做出的决议。在这样的交涉和争吵中，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蒙哥等再次向各方派出使者，邀请他们到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地区。他们派失烈门必阁赤至斡兀立海迷失和忽察、脑忽处、派阿兰答儿必阁赤至也速蒙哥处，要求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与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国事。脑忽、也速蒙哥等不得已，只好起程赴会，但他们有意拖延，以推迟和破坏由拔都、蒙哥主持的这次忽里勒台。

1251年6月，术赤后裔别儿哥、不花帖木儿（《元史·宪宗纪》作脱哈帖木儿），东道诸王拙赤合撒儿的儿子也苦、脱忽、也松格，合赤温的儿子按只吉歹（《元史·宪宗纪》作按只带），斡惕赤斤的孙子塔察儿，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及其诸子，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相继到达，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后裔却迟迟不到。别儿哥请求拔都，拔都派人回答说：“你拥立他登上宝位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⑧于是，由别儿哥主持，上述诸王、将领和拖雷系诸王一起举行了蒙哥的即位典礼，使他正式取得了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的合法身份。

仪式之后，是照例的宴饮庆贺。这时，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孙子蒙哥都（阔端子）相继赶到，并向蒙哥“行贺礼，执臣节”^⑨。由于他们的到来，大会决定继续等候迟到诸王，延期结束。但窝阔

台的子孙们却正在策划大蒙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夺权活动。

失烈门(阔出子)、脑忽(贵由子)、忽秃黑(窝阔台第四子哈刺察儿之子)结盟,以参加庆典为名,赶着无数载满武器的大车,用宴饮的食物做伪装,浩浩荡荡向蒙哥的大帐进发。这时,蒙哥的鹰夫康里人克薛杰丢失了一头骆驼,在寻找骆驼的途中,他遇到了失烈门和脑忽的马群,应一个看车儿童的请求,他帮助修理一辆损坏了的大车,无意中发现了车中装载的武器。他设法了解了实情,并乘人不备,驰向蒙哥大帐,报告了所知的一切。于是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和老将忙哥撒儿领兵相迎,调查事情的真相,并采取行动制止他们的阴谋。失烈门等否认有谋逆行为,他们被送到了蒙哥处。蒙哥又派遣不怜吉歹领十万兵驻守哈刺和林至别失八里一线的科布多、杭爱山一带,以防察合台儿子也速蒙哥(《元史·宪宗纪》作也速忙哥)、孙子不里和贵由的儿子忽察。

庆典结束后,蒙哥亲自审问谋逆的宗王,命忙哥撒儿审讯策划和参与这次谋逆活动的大臣。宗王失烈门、也速蒙哥、不里(又作孛里)、忽察(又作火者、和只)、脑忽(又作纳忽)、也孙都哇(又作也孙脱、也孙脱阿)等分别被禁锢和贬谪;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母合答失赤被处死,大臣合答曲怜、按只吉歹等七十七人被杀。

当由蒙哥即位引起的黄金家族间的斗争平息后,蒙哥开始处理国事。他派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委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以牙刺瓦赤、布智儿、赛典赤赡思丁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委另一弟旭烈兀征西域素丹(又作算端、唆里坛,即苏丹)诸国,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以纳怀、塔刺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下令籍汉地、斡罗斯、西藏等地户口;追收贵由死后诸王滥发的牌符、令旨;

限制诸王乘驿所用马匹数量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品；规定了各地税额，并禁止官员、吏员循私偏袒和收受贿赂。宪宗七年（1257），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亲率大军征伐南宋。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军中，在位九年。

【注释】

①顾姑，蒙古已婚妇女的一种头饰（帽子）。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⑤。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③《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编《札剌亦儿部落》。

④⑤《元史·宪宗纪》。

⑥《元史·忙哥撒儿传》。

⑦《元史·宪宗纪》。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⑨《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三部分《七大州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名家评鉴

在选举新汗的忽里勒台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君臣誓约。蒙古新汗的选举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君臣双方誓约的过程。在忽里勒台上，大汗同诸臣僚的关系，也通过盟约而明确了。草原的牧民把信守自己的誓言，看作是一种英雄的表现，背弃盟约便可依约惩处。海迷失以窝阔台早曾有立失烈门为继承人的说法，要

求推举失烈门继贵由为汗。持反对态度的诸王如忽必烈等，则认为脱列哥那皇后既奉贵由为汗，就已违背了窝阔台的成命，因此，他在奉贵由为汗时所设的盟约已使窝阔台的成命不复存在，不能再承认窝阔台的遗诏有效。

元朝，蒙古人的汗位继承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这就是母后的作用。元代，母后在立帝与朝政上所起的作用远比中原王朝为大。蒙古帝国时期，大汗逝世到新汗未立这一段时间，帝国均由已故大汗的皇后摄政。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皇后左右忽里勒台的新汗选举，使贵由得以登上大汗位。蒙哥的得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母唆鲁禾帖尼的运筹帷幄。忽必烈之后察必对忽必烈夺取汗位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宗之立也得助于其母阔阔真。正是由于答剌麻八剌的长妃答己是仁宗夺位的积极参与者，所以在武宗、仁宗二朝，她的懿旨可与圣旨并行，直接干预朝政。

在游牧社会中妇女在政治上能起如此重大的作用，主要植根于游牧经济。因为妇女不仅在畜牧业劳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对外征战中从军的妇女，当丈夫战死时，能代行丈夫军务，并在战时负责后勤供给。所以，游牧民族妇女的地位经常同男子相匹敌，汗王的后妃也就因而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了。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

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宴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尝谕旨曰：“尔辈若得朕奖谕之言，即志气骄逸，志气骄逸，而灾祸有不随至者乎？尔辈其戒之。”怪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